

语言与传播丛书

YUYAN YU CHUANBO CONGSH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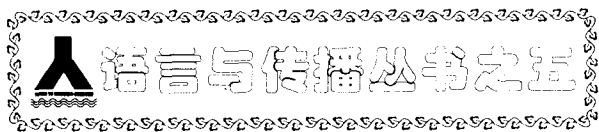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LIUXIN GEZHONG YUYAN XIANXIANG

于根元 / 著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www.economyph.com

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于根元 著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/于根元著. - 北京:中国经济出版社,2003.3

(语言与传播丛书:5)

ISBN 7-5017-5787-9

I. 留… II. 于… III. 汉语-研究 IV. H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0149 号

责任编辑:苏耀彬

个人主页:<http://fbshs.top263.net>

电子信箱:cephs@public.bta.net.cn

联系电话:010-6835-4197

传真电话:010-6835-9421

平面设计:白长江

联系电话:010-6831-9283

《留心各种语言现象》

于根元 著

*

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)

邮政编码:100037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A5 12.75 印张 180 千字

2003 年 3 月第 3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 册

ISBN 7-5017-5787-9/G·1149

定价:25.0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根元，男，祖籍江苏泰兴，生于上海市。1963年7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了21年，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了14年。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研究员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主要著作有《现代汉语新词词典》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94年，主编）、《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》（书海出版社，1996年）、《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》（华语教学出版社，1999，主编）、《中国网络语言词典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1，主编）、《网络语言概说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1，主编）。



于根元



前 言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—

留心不妥的语句。

语文评改、词语评改，视野要开阔一些。不要老是在成分残缺、搭配不当、褒贬不当一些方面做文章。

《中国语文》丛书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（语文出版社，1984），把性质大体相近的篇目归纳了一下，分为13类：用词，指代，虚词，词语搭配，句式，成分，语序，事理，修辞，汉字，标点，杂例，编校。够多了吧？可是编者在《后记》里写道：“从篇目可以看出，这本集子并没有全面涉及现代汉语使用的各种问题，它仅仅提供了在实际使用中几个方面的部分材



料。”13类之内小类不全，13类之外还有类。

编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我也参加了。我们总觉得有新意的开拓一个新的方面的稿子太少。作者也觉得这种稿子难写。恐怕也是因为我们对一些不妥的话不够敏感，甚至长期以来以为是对的。一些文学作品里评了些不妥的话，我读了之后感到很新鲜。我就想：我怎么就没有发觉这些话不妥呢？

例如史铁生《山顶上的传说》里说：“后来那个记者找了他，可他一听什么‘身残志不残’一类的话就够够的了。人都不应该志残，和人都应该吃饭一样，与身残没有任何联系。”（《十月》1984年第4期117页）我觉得，这就是史铁生本人的话。我们不老是在跟着说什么“身残志不残”吗，这话成了套套，一张口就来，没有想过它对不对，实际上是不了解广大残疾人的心，伤了他们的心。

再如《我们是同行》里说，公交公司一位男同志乘电车吃瓜子，女售票员指责他，说“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”。——侯宝林相声《夜行记》里谈过，公共汽车上不许吃糖炒栗子，看来这个规矩早已有之。相声里逗哏认为这个规矩不妥，不过他是个不守



规矩最后自食其果的挨批评挨嘲笑的人物，捧眼赞成这个规矩，逗眼也没有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反驳。这个相声说了几十年，中国几乎家喻户晓，我没有听到谁对相声里这一段有微词的，我也没有。女售票员指责男的，男的开玩笑不承认吃了。女的过去检查：地上没有壳，附近窗户关着。原来男的把壳放在自己口袋里了。男的接着评论开了：“‘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’，好吓人的口气！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而荒谬的。难道乘客都是受管制的犯人吗？你应该改成：‘不许往车上扔果皮和脏物’，是‘扔’而不是‘吃’，这才对哪！”（崔亚斌《我们是同行》，《当代》1983年第5期46页）男的这段“语文评论”语气尖刻了些，但有道理。

上面说的大体上是生活里的社会上的用语。报刊杂志和书上的不妥的话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例如理由的《骄子》里写道：“若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，即令有一支如椽大笔，也难以尽述。”（《十月》1985年第1期51页）有了“如椽大笔”也“难以尽述”，意思是现在没有，更没有办法。那么有了总比没有好一些了？其实有了又有什么帮助



呢？如果写得大，有了“如椽大笔”是有用的，现在是“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们”，需要的是许多手许多笔，要“如椽大笔”干什么？扯不上！还如：“‘扑隆’一声，惊飞了屋顶上的麻雀，空旷的车间里寂然无声，唯有蜘蛛还在八卦阵中做着它的梦。”（李荣徽、王学彦《铸造神剑的人们》，《当代》1985年第6期61页）蜘蛛做梦，出声了没有？没有——大概醒着也不出什么声。老大一个车间“寂然无声”，蜘蛛也“无声”，单独把蜘蛛提出来干什么，这个“唯有”从何谈起呢？

《中国语文》上的“语文评改”文章，要求评大报刊杂志的，大手笔的。因为低层次的毛病太多，评改的价值小。评高层次的，影响大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评得好，说得清楚，要进行一番研究。“语文评改”有时被人视作雕虫小技，一个原因是不少评改就事论事，大浅，有的只是简单地套几个帽子。其实，举一反三，找出规律，提出新见，有的甚至可以写成论文。如是，语文评改也是做学问入门的一座门。

二

还要留心常常被人说成不妥而实际上是很好的语



句。

例如：“全村人都走了，你怎么还没走”“池塘边上种满了树，只留了一个通道”一类，常常被当作病句来叫人评改。很好的工具被指责成坏东西，不许人们使用它，这本来就很可惜了，还教育人们厌恶它，教育人们说出为什么厌恶的，这就把人们——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脑子搅糊涂了。有时候有人会愤愤然：这些话人们都说，大作家也说，教科书上也有，意思挺清楚的，而要我们来修改，说是语法书上写了这是病句，这个语法太……。此外，说这种句子可以用，因为习惯如此，或者是不合逻辑但合语法，似乎也不太能说服人。“习惯如此，不合逻辑但合语法”用多了，很可能成了“说不明白”的防空洞。

其实汉语的全称里常常可以少掉一些什么的。例如：“我们全家去车站接我爸爸。”请问，“爸爸”算不算“全家”里的一员？再从“全都……包括……”格式来看，“我们大家包括我都要吸取这个教训”，这里“大家”不也少掉了“我”吗？此外，怎么算“满”了？“池塘边上”再种上一棵两棵树还种得下吗？总是种得下的。“满街的人，满脸皱纹”，都没有



“满”到顶点。那是一种小夸张而已。

近来看到一个地方说下面这些话有毛病：“站满了这么多人”“办公室挤满了四十多个人”“南边那块地盖齐了十几排房子”。作者的结论大概还可以商榷，但是作者留心到了这些语言现象，向大家提出了这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语言现象。近来一则广告，说一种新农药“包括已经使用和没有使用速灭杀丁的都可以使用”，是否也值得注意和研究。

三

留心各种新鲜的用法。

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“后记”说：“少数几篇是正面用例，分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。”当时，我们很希望多得到一些谈正面用例的稿子，但是未能如愿。留心正面用例——各种新鲜的用法，似乎更要费神：一要知道过去大体的用法，才能知道这些可能是新的用法；二要知道这些新用法是规范的，是好的，而不是少数人生造的；三是新用法往往是刚冒出来的，用得少，人们研究得少，要分析出个道道来也就困难一些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先把这新用法记下来，



至于研究，有的可以暂时不论，有的可以先少评几句。

新鲜的用法还是不少的。如莫言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说，小孩子的手让锤子打破了，有人还叫他干活，小石匠说：“你让他瘸着只手到队里去干什么？”（《中国作家》1985年第2期185页）人们往往把跛腿说成瘸腿，这里说“瘸着只手”很新鲜，而且好像很难换成更好的说法。又如有的事过去了，不值得提了，可以说成“不足挂齿”，“陈谷子烂芝麻，不提了”，当然还可以说成别的。潘军《篱笆镇》里又提供了一种说法：“那事馊了，不提了。”（《中国》1986年第3期55页）一般说饭菜馊了，还有把身上有了一股汗味说成“身上馊了”的。这里说事馊了，意为时间长了，发霉了，长毛了，变味了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说法。还如，有说目光在人身上“挖”的“盯”的“扫”的“烧”的，孙见喜《自然铜》说：“眼梢儿在我脸上一舔一舔地”（《中国》1985年第6期28页）。还如说某人“嗓门比裤腰还粗”（左泓《月亮》，《当代》1988年第2期135页）；说某人年岁大了“头发‘下放’当了胡子”（戴厚英《高的是稗



秫，矮的是芝麻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1982年第4期11页)；说不把人放在眼里，放在哪里呢？“放在鼻孔里(出气)”(高烧声《糊涂》，《花城》1983年4期15页)。还如下面几例：

“六毛钱半斤你定的价？你还的价？”“都这么卖”。“人比人该死，货比货该扔。都是都，我是我。”(桑恒昌《半斤花生仁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82年第7期110页)

来拜年的好应付，况且如今自己已经结束了公职，是个“员外”，不会再有人来请示他、求他、磨蹭他。(李占恒《元旦那天——春节这天》，《莽原》1984年第2期88页)

你这个大记者，写的什么新闻，我先闻闻。(高禄堂《山水物》，《柳泉》1983年第2期38页)

梦佛娇嗔地啐道，咯咯笑起来。那笑声丢进锅里，能熬糖。(熊尚志《雾霭里的明珠》，《清明》1984年第4期7页)

其实不是我挤对他们，这帮年轻大夫有几个顶事儿的？“文化大革命”造就了一群“对付”！（徐



小斌《河两岸是生命之树》，《收获》1983年第5期
6页)

口语里也不乏精采的用语，近些年来“满脸的旧社会”一说便脍炙人口。去年，朋友间比年长，甲头发白了，人们说年长，乙头发黑，实际年长，人们却不认为他年长，乙说“我蒙了不白之冤”，满座大笑。我屡次为人说及此事，听者无不拍案叫绝。还如，几个月前，春天，乍暖还寒，街上，一阵寒风过来，年轻的母亲责怪衣着漂亮而嫌单薄的女儿说：“今天可真是美丽动（冻）人了。”后来一打听，北京年轻人几乎都会这么说。

四

培养语感，留心各种语言现象，收集研究，逐渐积累，到一定的时候，便可以对某个领域的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。我个人的体会是，平时觉得有意思的材料，赶紧记下来。有的材料反复出现，显示出了内在的某些规律，可以根据材料多少和心得多少作文了。有的材料只有一两例，可能又过多少年才又来几例，这就要耐心等待。作文时对材料要筛选，所以备



料要多。有时候多也不一定管用，有了跟文眼有关材料才能写，有了跟开头、结尾或者过渡有关材料，才好写。有时找一些语言材料相当难，可是文章写好了，甚至寄出去了，再读书，一看这类的语言材料怎么这样多啊！后来一想，这是因为写了文章，经过了一番思考，语感强了。后来，我为了避免许多好材料用不上，于是注意写札记，写一组里的某些篇小文章，把它作为写较大的成品的中间阶段，既加强了语感，成果还没有最后完成，发现新材料还用得上。

有的小文章一开始不一定是有了成组的计划了才写的，而是写了几篇之后才有了成组的计划。我给上海《汉语拼音小报》写了《滥用方言的轻重》和《小说里如何注释方言》之后，觉得材料和认识可以谈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于是后来写了《文学作品的方言使用》。又如，关于问话和答话，我1982年同陈章太合作了《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》的小册子，不久把其中一段写成《礼貌和答话》给了《语文学习》。1984年夏天，在《汉语学习》编辑部办的一个讲习班上讲了“问答琐议”，年底写了一篇《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》发表在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上。两三年之后，才



陆续写出跟问话、答句有关的《说“一面应答”》《说“怎么样”》《“布尔蒂尼不在!”》《“用嘴讲!”》《“哪儿”和“干什么”》《问答链》《“那位说了——”》《给个没有》等。打算以后写个专门谈问话和答话的小册子。所以，各个阶段的留心各种语言现象，还是为在某个领域里比较系统的研究作准备。

我还有一个体会，就是收集材料的时间长，写起来倒不很费时间。平时积累材料，大体上也就是积累思想。材料差不多了，思想也差不多了，写，基本上是组织组织。有时候备了十个月的材料，不够一个月写的，而且是在有十年材料积累的情况之下。最好是平时、零星时间、次佳状态收集材料。备料备好了——包括部分预制件备好了，找个相对集中的时间，最佳状态下来写。

五

古代有人把材料比作小钱，把理论比作钱串子，于是开辟了钱跟绳子之争。其实，从这个比喻来说，不存在不串小钱的钱串子，也没有不在钱串子上的呈游离状态的小钱。钱跟钱也不一样，钱有金银铜之



分，有大小之分。从钱，能推知是串在什么绳子上某个部位，这头是什么绳子，那头是什么绳子，还有上头、下头、前头、后头，还可以知道它的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是什么钱。绳子也有长短、粗细之分。从绳子，能推知是串什么钱的，它的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是什么样的绳子。从钱出发而论，是材料检验理论，材料中见理论、体现理论；从绳子出发而论，是理论结合材料：钱与绳子孰贵孰贱？我看无所谓贵贱，因为小钱有绳子串着，绳子上串着线。这部分钱和钱串子，同那部分钱和钱串子，有小局部与大局部之分，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，有纲部与目部之分。钱与绳子是不可分的，只是我们要认识它的各种关系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，由小局部到大局部，由中观到微观，有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往往从考察钱开始，而且找钱所花的时间比较多。具体到一个人，不妨某个阶段多考察钱，然后花一段时间多考察一下相关的绳子，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网络意识来侧重考察钱，螺旋般前进。

我并不轻视语言学理论，有一段时间我花了许多精力在理论上。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，我的注意力至